

第十一章

軍人生涯的餘響



飛將軍 蔣鼎文



一、與傅作義機緣不盡

蔣鼎文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卸任第一戰區司令交由陳誠接替後，僅在軍事參議會任了個掛名參議，大多時間在重慶閉門讀書。戎馬倥傯，難得空閒，此刻，他可以靜下心來瞻念前程，反思往事。

一九四五年五月上旬至中旬，蔣鼎文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監會委員，月底又參加六次一中全會。鑒於日軍敗局已定，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指出國民黨轉移工作重心：「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國外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¹

於是蔣介石提前布局，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撤銷第八戰區，調該戰區副司令、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七軍團總指揮傅作義出任第十二戰區司令，駐防張家口。在這非常時期，蔣介石又要起用蔣鼎文這位戰將。

蔣鼎文與傅作義是老相識，中原大戰時互為仇敵，兵戎相見，在曲阜攻防之戰中，蔣鼎文率部擊敗閻軍傅作義。中原戰後傅歸屬國民政府軍序列。兩人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同時晉升為首批二級上將，從此成為同一戰壕裡的戰友，又是同年，而且私交密切。所區別的是蔣鼎文長期在中央軍任職，而傅原是閻錫山晉軍的得力猛將。還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國共兩黨摩擦劇烈之時，蔣介石與蔣鼎文曾有密電溝通，一度敲定抽調傅作義到陝西榆林，在蔣鼎文統一指揮之下，由傅具體負責對共產黨軍隊的作戰事宜。²此議後因兩黨關係稍顯緩和而作罷。

¹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一一頁。

² 臺灣國史館藏蔣鼎文檔案。

蔣介石於六月中旬將傅作義召到重慶談話，並讓蔣鼎文作陪。¹在宣布傅作義調任第十二戰區司令之職的同時，蔣介石亦通知傅作義，蔣鼎文將出任東北行營（轅）主任，並對傅作了交代：「宜生，必要時，蔣銘三要用武力收復東北，你要支援他。」傅作義連忙表態：「那是自然，我定當全力協助銘三兄。」

在這之前，蔣介石已找蔣鼎文談過，讓他出掌東北行營（轅）主任，統一指揮對日最後之作戰，同時要落實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精神，嚴防共產黨滋生發展。在安排蔣鼎文新職的同時，蔣介石適時給傅作義透風，讓這位資深且戰力強勁的北方將領支持蔣鼎文的新職，其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對於出掌東北行營（轅）主任之職，蔣鼎文躊躇滿志，他認為：「關外的人士如莫柳忱，甚至張漢卿都對我很有好感，說我識大體，都能與我相處融洽，如果我去東北或華北，真可說人地相宜。」²

傅作義就任新職儀式遲至八月二日才舉行。蔣鼎文從重慶飛到張家口，並在陝壩中山堂代表中央政府監督傅作義新職宣誓。蔣鼎文還與傅作了深入交談，並告知中央的軍事安排，希望傅作義到時配合他在東北展開軍事行動。兩人對即將的聯手信心滿懷。其時傅作義第十二戰區防地擴大至綏遠、察哈爾、熱河三省及陝西榆林地區。

未幾，蘇聯軍隊入關，幫助中國軍隊趕跑了日本關東軍，很快，日本無條件投降。其時在蘇聯與宋子文一起對蘇談判的熊式輝也趕回國內。熊式輝當時正式的職務為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為「政

¹ 參見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一頁。

²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一頁。

學系」人物，點子很多，他與張群等人多次研判，認為在東北要成立「東北復員委員會」，並寫成一份由他領銜、「政學系」其他人員連署的東北接收方案，這個方案分七個方面，包括人事安排、軍隊駐防、區域調整、施政方針、對蘇談判等等，並毛遂自薦主持東北接收之事。蔣介石認為熊對蘇軍瞭解，與他們交道打得多，便批准了他們的計畫，同時變更原由蔣鼎文出任東北行營（轅）主任的決定，改由熊式輝出任，又任命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在軍事上協助熊式輝。

對此變動，一向對職位淡漠的蔣鼎文似有些想法：他認為，這一安排在抗戰「勝利後一切都變了，東北的事先由熊式輝，再由衛立煌，再由陳辭修，一直到後來，東北整個不保」¹。

蔣鼎文與傅作義的一次實質性合作卻鮮為人知。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傅作義準備起義投奔中共之時，國民黨高層派徐永昌、蔣緯國、鄭介民等先後前去勸說、洽談條件，然都勞而無功，空手而返。蔣介石打出最後一張牌，讓蔣鼎文出使北平，面見傅作義。蔣經國對希冀達到的目標曾有如下記述：「父親認為北平國軍將領李文等，既為傅（作義）逆所賣，應思補救之策……（丁）為實行丙項之方針，其意即寧可全軍交傅，而不願由共軍整編，以保留國軍革命之人格，此為對傅氏最低限度之要求；（戊）如丁項亦不可能，則要求其將師長以上各高級將領空運南歸。」²

蔣鼎文銜命北飛，與昔日知交傅作義作了推心置腹的會談。在傅的配合下，蔣鼎文「不辱使命」，達到了蔣介石「補救之策」中的底線目標。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下旬，蔣介石嫡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四兵團司令李文、第九兵團司令石覺等一批中央軍將領及在北平的軍統、中統特務頭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一頁。

2 《蔣經國回憶錄》，東方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一六二頁。

子攜帶家眷和私人財物從東單機場撤離北平南飛，再度投入蔣介石懷抱。

這就是傅作義在北平起義投誠中共時，還要將一批國民黨重要將領「放虎歸山」的由來。因事涉高度機密，知曉的人寥寥無幾。¹其後寫傅作義的書籍，對此重要插曲均語焉不詳，只說是傅作義同意放飛李、石等，但怎麼同意的，就沒有實質性交代。還有的乾脆不顧歷史場景說成是李文、石覺等高級將領自行乘飛機逃跑回南方的。

蔣鼎文與傅作義好像有生死相約似的，他們出生於同一年，出任二級上將亦為同一年，即或去世，也同在一九七四年。

二、憤而出洋遠遊

未能出掌東北接收要職，蔣鼎文心情自然不爽，然亦僅僅是震動而已，真正對蔣鼎文造成致命傷害的是另外一件事。

日本宣布投降後，蔣介石擬任蔣鼎文為京滬衛戍總司令。消息傳出後，前往道賀者絡繹不絕，陳誠也是其中之一。蔣鼎文不無客套地對來訪者說：「我自抗戰以來，無大的戰績，愧對國家，我本想乘機歸家務農，但委員長要我去接收京滬，我不得不去，我準備一年半載後，告老還鄉過農村生活。」不意陳誠回去向蔣介石彙報時，話語走了樣，說蔣銘三精神狀態不好，意志消沉，沒有鬥志，根本不想做事，他說等京滬接收好後，就想告老還鄉了。²

1 蔣千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2 蔣千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此時蔣介石正在用人之際，他要的是精神昂揚、鬥志旺盛的人，特別是接收京滬杭一帶重要城市以後，他是想讓蔣鼎文傾全力投入對付共產黨的，他要的是當年敢打善打、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蔣鼎文。當聽到陳誠添油加醋的彙報後，蔣介石非常不快，一怒之下竟收回了對蔣鼎文任職的手令，甚至毫不顧及各報刊已登出蔣鼎文即將出任新職的消息。其後蔣介石採取變通措施，任命湯恩伯為京滬衛戍副總司令，湯氏就以此職接受了日軍的投降。

對這驟然變故，蔣鼎文被蒙在鼓裡，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時任軍委辦公廳主任林蔚、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告知真相。他們認為蔣鼎文是「禍從口出」，而陳誠又從中玩出了諸多花樣。¹

陳誠是心思縝密、乖巧機靈、善揣風向的政治家。蔣鼎文聯想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原大戰最艱難之時，蔣介石致函蔣鼎文，函云特派陳誠到河南協助，讓他們兩人「共同戮力，期挽危局」，詳情「由辭修面達」。不意陳誠竟未去河南面見蔣鼎文，而是到其他地方轉了幾下，在西安與胡宗南碰了下面，順帶把蔣介石的信件讓李家鼎轉交，自己竟回渝書面覆命去了。此事蔣鼎文直到後來才悟出其中玄機，因當時新敗，心情鬱悶之極，亦未過多地追問何故。

前一次因國際勢力介入，所定人選有變尚可理解；這一次竟因讒言所致，蔣委員長把下達的「手令」都要收回？蔣鼎文大受刺激，他受不了如此無端的排擠，更沒有想到「蔣委員長」如此輕信易變。他思前想後，決定離開這是非之地。

於是，蔣鼎文向蔣介石遞交了要求出洋考察的報告。蔣介石當然清楚蔣鼎文出洋遊歷的真正起因，為表示安慰，除准請以外，又特批了三萬美元的現金支票，這在當時是一筆可觀的數目。然蔣

¹ 蔣千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鼎文餘氣未消，一股強勁又上來，即給蔣介石修書一封，退還三萬美元支票，理由是「我是私人出國，不能支用國幣」¹。一番話說得冠冕堂皇，把蔣介石氣得夠嗆。

放洋出國考察是蔣介石對政敵慣用的手段，這次蔣鼎文以彼之技，施以彼身，採用這種蔣介石擅長的手法躲避對抗，自有他深層次的考慮。

經過多次波折，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蔣鼎文終在上海乘輪船起程，同行的除夫人蔡文援外，還帶著二個兒子、四個女兒，全家八人，漂洋過海，歷經美、英、法、德、義大利、瑞士、盧森堡、瑞典、挪威等十一個國家，時間長達十多個月。蔣鼎文戎馬一生，出國還是第一次。這次遊歷時間之長，出遊國家之多，使蔣鼎文大開眼界，再加夫人蔡文援對西方文化熟稔，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對西方國家的民主、科技、文化的著意瞭解，自比泛泛之遊更深入一步。隨著時間的推移，蔣鼎文的心情逐漸好轉平復。於是悉心將此行觀感寫成書面考察報告，在歸國後提交蔣介石參閱。

蔣鼎文歐美考察歸來，政治生態已然發生變化，先前國共兩黨強弱分明的態勢，其時漸漸轉至勢均，而從軍事上來說，中共已從戰略防禦轉至戰略攻勢階段。從一九四七年秋季開始，劉伯承、鄧小平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從山東西南向西進發，跨越隴海、黃泛區、沙河、淮河等重重障礙，擺脫國民



一九四七年與夫人合影於美國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一頁。

黨層層圍追堵截，千里躍進，在大別山區初步完成了戰略展開。與此同時，陳毅、粟裕華東野戰軍，陳賡、謝富治的晉冀豫另外三個縱隊都紛紛在中原擴大了作戰區域，站穩了腳跟。按照毛澤東所說：「這是一個歷史轉捩點。」¹

一九四八年春，蔣鼎文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浙江省諸暨縣代表，三月，參加「國民大會」會議，選舉蔣介石為總統。

三、拒任要職，僥倖脫逃戰犯之列

中原逐鹿又一次開始，圍繞以徐州為中心的區域，蔣介石不斷調兵遣將，應對共產黨的大舉反攻。蔣介石將徐州綏靖區、鄭州綏靖區撤銷，改成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及鄭州指揮部，分由顧祝同、薛岳出任。其間，蔣介石曾一度考慮過組成另外一個戰區，並把蔣鼎文召去，與他當面商討，讓他出面指揮馮治安的第三綏靖區、劉汝明的第四綏靖區，以形成「三足鼎立」，對抗中共大軍，同時讓蔣鼎文統一協調江蘇、安徽、河南、山東四省政治事宜，後因各方意見不一，未能付諸實施。²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旬，蔣介石撤銷徐州、鄭州兩個指揮部，合併成立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以統一指揮各部應對劉鄩、陳粟、陳謝三路共產黨的大軍。

何應欽其時出任國防部長，又調顧祝同任參謀總長，新成立的徐州剿總這一至關重要的職務由何人來執掌呢？

1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七五四頁。

2 參見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二頁。

蔣介石再一次想到了蔣鼎文，他要把握揮上百萬兵力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二蔣」經過一番深入交談，蔣鼎文竟又一次婉拒，婉拒的理由是健康原因，實無力擔此重任。

蔣鼎文不願出任徐州剿總司令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與蔣介石作戰計劃相左。對此，臺灣有文章發表，「軍委會發表公（指蔣鼎文）為徐州剿匪總司令，因作戰計畫意見與國防部未能協調一致而堅辭不就，並舉薦劉峙將軍以自代，公則往濟南、北平、包頭、太原等地考察對匪鬥爭及地方自治等實情」¹。顯然，這裡的「國防部」只不過是一個指代而已。蔣鼎文的不斷「考察」實是不斷「逃避」。他私下對家人說，這個仗神仙也打不贏，他更無力補天之裂。

後實任徐州剿總一職的劉峙也談到此事：「民國三十七年的夏天，隴海線的軍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來坐鎮在徐州兼領鄭州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勢難兼顧，需人接替。蔣公（介石）想要蔣銘三（鼎文）兄去，他堅決謙辭。再想到我，徵詢我的意見。當時的局勢，在不懂軍事的一般社會人士，已洞若觀火，除非出現奇跡，很難『挽狂瀾於既倒』。但是我的答覆是：『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拼命，義不容辭。』」²

在這裡，劉峙沒有講到蔣鼎文『堅決謙辭』的原因，劉峙也許還沒有想到正是蔣鼎文的「薦賢」，才使蔣介石找到了他。

對於讓蔣、劉出任徐州剿總之事還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顧祝同認為蔣鼎文以健康為由

1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臺灣一九七六年刊印，第六〇頁。

2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書館一九六六年版，第一六三頁。

推辭，說明蔣鼎文日嫖夜賭，揮霍無度，已不堪重用。劉峙雖是敗軍之將，終究忠信可靠，不至於臨陣叛敵，只要輔之以杜聿明、郭寄嶠這樣的虎將，劉峙就是只貓也會生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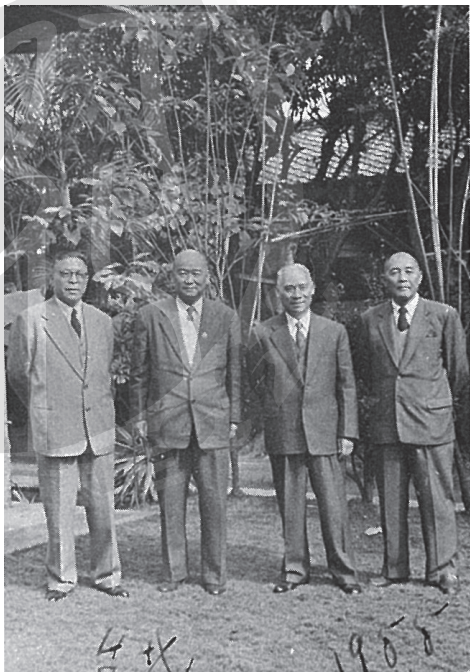
雖未找到直接史料否定這種說法，但這種傳說大抵是美麗的臆想。徐州剿總這一位置，其重要性自不用多說，顧祝同雖是參謀總

長，然他對這一位置的人選不能作「是否」的表態，除了蔣介石，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作出決定，何況顧祝同本人謹言慎行、以道自任的性格，及左也中庸、右也中庸的處世方式，他對蔣、劉這樣在戰火陣中洗禮出來的同輩戰友，也不會說出這樣有損軍人人格的話來。

這種說法的原始出處大概源自《郭汝瑰回憶錄》，郭曾任徐州剿總的前身——徐州陸總的參謀長。該書在說到劉峙的一番憨態可掬的講話後，有如下敘述：

我和黃伯韜聽了都笑了起來，他（劉峙）卻毫不在意。

後來，我將此事告訴顧祝同，並說：「南京不少人說：『徐州是南京的門戶，不派一隻虎將



一九五五年蔣鼎文（左一）於臺北與劉峙（左二）、顧祝同（右二）及錢大鈞（右一）合影

鎮守，也應派一隻狗守門嘛！怎麼派一條豬呢！」」

顧祝同連忙解釋說：「你不知道，蔣銘三（鼎文）日嫖夜賭，不理事，劉經扶雖然老實一點，還肯管事，總比蔣銘三強。」

這大概就是曾一度傳說蔣鼎文任徐州剿總司令，而終於換成了劉峙的原因。

至於後來的書籍，據此演繹就越來越走樣了。

劉峙自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出任至次年一月二十日戰敗自動解職，歷時七個月餘。在徐州戰局的指揮權上，他認為「我只是一個高級傳令兵」¹而已。對於這場「損失四十多萬大軍」且動搖國民黨根本的大敗仗，劉峙痛心疾首地反問道：「是誰之過？除了政府高級的文武幹部，應負其咎責外，又還有誰之過？我們能不愧對國人嗎？」²其實，劉峙大可不必這樣痛心疾首，也就在劉掛職的次日，蔣介石也掛總統之冠而去。

還有一種說法，蔣鼎文屢次拒絕蔣介石委任的要職是與紅得發紫的陳誠鬥氣，同時他對蔣介石政權深為失望。

蔣鼎文出國遊歷是帶著全家大小，且久遊不回，大有一去不返之意。因為其弟弟蔣鼎五在中國香港、美國經商，生活費用不成問題，而蔣鼎文也想棄戎從商。不經意間，國共兩黨強弱很快轉化，國民黨軍局勢吃緊，蔣介石乃通過外交部駐美使節，讓蔣鼎文立即中止行程回國領命，適逢夫人蔡

1 唐志華：《我所知道的劉峙》，《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五七七頁。

2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書館一九六六年版，第一七八頁。

文援生病。當蔣鼎文說明情況後，依然不准，催其速歸。蔣乃託付親友關照，隻身先期歸國。

當蔣鼎文所乘威爾遜號輪船返抵上海後，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等數十軍政要人前去迎候。車抵寓所後，大家議論紛紛，主旨是：「這次委員長召您回來，大家都希望您重掌兵符。」蔣鼎文毫不隱諱自己的觀點：「陳辭修在臺上，我決不做事，他（指蔣介石）只相信他的。勝利後他即整軍，把雜牌軍和行伍出身的高級將領，都整編掉。八年抗戰，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東北剿共，他去了後，搞得亂七八糟，一塌糊塗。現在他跑到臺灣去了，叫我來幹，我才不幹。在美國，我聽我的學生王觀州說：現在非要土木工程系的人，才能在軍中立足。」聽者當中，有幾個人還不太清楚這「術語」的含義，蔣鼎文解釋說，十一師、十八軍是陳誠的基本部隊，「十一」、「十八」正是「土木」兩個字的疊加，眾人恍然大悟。

初，蔣介石想讓蔣鼎文接替顧祝同的鄭州綏靖區主任之職，蔣鼎文不願接任。當徐州、鄭州二處合併成徐州剿總以後，顧祝同調他職，讓蔣鼎文去接任，可蔣還是不願。蔣介石急了，過去只知道服從、不知艱難為何物的蔣鼎文不見了！於是他把蔣鼎文叫去，說了一番分量很重的話：「銘三，我們自東征北伐，剿匪抗日，生死難數十年，這次我要你從美國趕回來，是要你來做事的。但你這不幹，那不幹，那你回來做什麼？你很清楚，俄國革命了，白俄佬還可以到中國來賣俄國毯子過生活，而共匪得勢後，你我都死無葬身之地。你快到徐州去任剿總司令，至於參謀長的人選，我給你派，軍隊的調動你先與墨三、敬之商量，再報我定奪。」¹然蔣鼎文的諸暨人牛脾氣不是這麼好扭轉的，他依然以身體不佳、無力當此重任的理由拒絕。還有，在行憲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上，他

1 分見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第一一頁。

又拒絕參選主席團成員，僅願當一名普通代表。

蔣鼎文是一介軍人，並非政治權謀人士，在情勢紛繁複雜的情況下，很容易陷入要麼勇往直前而不顧，要麼辭職不幹而到底，直來直去，胸無丘壑，缺乏足夠的防範意識和防範措施。

如果說，對於抗戰勝利前夕出掌東北，抗戰勝利之初出任京滬衛戍總司令，是蔣鼎文想去然而最後沒去成的；那麼徐州剿總等職位，則是蔣介石執意要求蔣鼎文出任而他堅辭不就。歷史的發展，必然之中有些偶然，上述幾職，蔣鼎文無論出掌何處，他必然成為共產黨開列的戰犯之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公佈四十三名戰犯，其中熊式輝列第十八位、劉峙列第二十五位、湯恩伯列第三十七位，大抵是出任上述這幾個與共產黨為敵的要職而導致。蔣鼎文雖與共產黨天不共戴，然抗戰勝利後，他畢竟沒有像以前那樣，統率幾十萬大軍與共產黨的解放軍轟轟烈烈開仗過。這樣，與共產黨為敵的「戰爭罪犯」自然就開列不到他頭上。

大廈將傾，作為國民黨中央要員、蔣介石的重臣，總還得做點拾遺補漏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將蔣鼎文、陳誠、俞鴻鈞召到馬公島上洽談，讓蔣鼎文往返廣州、馬公島之間轉達指示，察看大陸烽火實情再彙報於他。

未幾，蔣鼎文奉令出任國軍東南區點編委員會主任委員，為統一指揮、協調各部一致行動，由海、陸、空、勤各總司令出任副主任委員，分別為周至柔、湯恩伯、桂永清、郭懺。湯恩伯再一次成為蔣鼎文的副職。其時，人民解放軍逼進福建，兵鋒指向臺澎，國民黨軍隊從各地紛紛敗退至此，不少軍隊和機關學校已有名無實，或嚴重缺員，還有一些則是空頭運轉。東南區點編委員會主任行使實職，權傾一時，要將已在東南地區（主要是閩浙臺）的軍隊、機關、學校、倉庫、執行兵員、

武器數量等進行重新清點整編，以摸清軍隊兵員武器等實際情況，工作之繁複可以想見。

七月中旬，蔣鼎文率第一、第二點編組到達福建，對原在和新退入福建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整編：將第七十三軍、第七十四軍均縮編為兩個師；將第九十六軍和第一〇六軍合併成第九十六軍，轄兩個師，將第一〇六軍編制撤銷；上述三個軍歸入第六兵團建制，由該兵團司令李延年統一指揮。

將第五軍、第一二一軍和獨立第五十師合併成第五軍，下轄三個師；將第九軍、第二十五軍合併為第二十五軍，下轄兩個師，上述兩個軍歸入第二十二兵團，由該兵團司令李良榮統一指揮。

這一精簡縮編計畫未及完全實施完畢，就因人民解放軍快速進入福建境內而自動中止。

儘管如此，對如何運用元氣已傷、人數有限的軍隊，蔣介石還是煞費苦心。九月二十九日，他又約見蔣鼎文、顧祝同等人，議題是「當前現實情況下，中央部隊如何運用，方能有效」等，希望他們直抒胸臆，面對現狀提出好的建議。

然歷史的洪流，小堰小壩焉能阻擋。國民黨所謂的千里長堤，特別是在大陸的防堤已被全線衝垮。國民黨唯一寄希望的是憑藉臺灣海峽天險，與中共抗衡周旋，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再圖反攻大陸之事了。

四、恩怨兩斷斬陳儀

國民黨退守臺灣後，憑藉臺海天然屏障，力阻共產黨軍揮師東向。然解放軍大部隊雲集閩浙，厲兵秣馬，誓言渡海作戰，臺灣島內人心浮動，惶惶度日。蔣介石為肅清內部，扭轉高級將領向共、投共之趨勢，決定開斬祭靈，以圖安定動搖不定的軍心。於是蔣鼎文、顧祝同這批忠心耿耿的老臣

又被推上了前臺。

一九五〇年五月至六月，蔣鼎文審判並執行了一位二級上將，兩位中將、一位少將及其他一批校尉級軍官的兩樁重案。牽涉人員如此重量、如此密集、如此廣泛的案子在國民黨軍事法庭歷史上可謂空前。

一樁是原浙江省主席陳儀上將策反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投共未遂案；一樁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等所謂的中共地下黨間諜偵破案。

對於陳儀和吳石，蔣鼎文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很熟悉，陳儀一度為蔣尊簋所器重。蔣鼎文與陳儀的相識就是蔣尊簋介紹的，其後兩人在福建時期又為文武搭檔，在那段歲月裡，他們協力同心圍剿紅軍，兩人之間雖有爭吵和分歧，然畢竟是一輛戰車上的同道者。

六月十八日，當蔣鼎文監斬陳儀之時，心中波濤洶湧。

前已提及，蔣鼎文早年在杭州蔣尊簋府上與陳儀相識。民國元年陳儀出任浙江都督府軍政司司長後，繼之又在袁世凱大總統府任參議，後離職再赴日本陸軍大學求讀。回國後，他先期經營實業。江蘇軍閥齊燮元、浙江軍閥盧永祥武力爭奪上海，北洋軍閥孫傳芳乘虛搗隙，偷襲浙江。為免戰火再起，浙江派代表與孫傳芳洽談入浙事宜，陳儀即是代表之一。孫傳芳與陳儀本是留日同學，乃委陳任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欣然出任。當孫傳芳佔據浙江後，又任陳為浙江省長兼第一師師長。北伐軍南進，與孫傳芳一戰，孫部大敗。陳儀見蔣介石所部聲勢浩大，乃暗通款曲，獲蔣接納。一九二七年元旦，陳儀的第一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陳出任軍長。

從此，陳儀成了蔣介石陣營中的重要一員，其後他輾轉在軍政部、航空委員會等處任職。

蔣鼎文率部平息閩變後，蔣介石派政治精明的陳儀空降福建任省主席，與蔣鼎文搭檔。當蔣鼎文出任福建綏靖區主任後，省主席要納入綏署屬下，陳儀心有不甘，兩人齟齬多了起來。還在早些時日，有一次陳儀自行將軍隊調離福州，致使紅軍羅炳輝部奇兵突襲，福州頓時告急，陳儀急求蔣鼎文馳援，蔣鼎文飛速趕到，雖解福州之圍，然亦損兵折將，人心惶惶，蔣因此譏陳儀不懂軍事，兩人心結加深。

西安事變結束後，蔣鼎文聲譽日隆，未久出任第十戰區司令兼陝西省主席、黨部書記長。陳儀給新任主席蔣鼎文發出一封「聲情並茂」的賀電：

「長安蔣主席銘三兄：嘉猷誕布，輿誦雲興，忝屬寅恭，彌增私忭。弟陳儀。」¹

對於陳儀和湯恩伯這對「恩伯師弟」，在一根筋和「義不帝秦」的蔣鼎文看來，他們概是投機取巧之徒。陳儀從一位追隨孫中山的政府官員投靠至袁世凱麾下，旋轉趨北洋軍閥孫傳芳門庭，當北伐勢盛之時，又回投到國民政府懷抱；而蔣介石的國民黨即將式微崩盤，卻暗中向共產黨輸誠，其見風使舵的所作所為一以貫之，他「還是想效法當年投降革命軍的故伎」²。而陳、湯有如此地緣合作的機會，則是陳儀向蔣介石爭取的結果，也是陳儀自己一手造成。

一九四八年初夏，蔣介石擬委陳儀為浙江省主席，陳虛推一下後就答應了。過了兩天，蔣介石告訴陳儀，將派蔣鼎文出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想先徵求一下他的意見。陳儀一聽非常不高興，認

1 陝西省民國政府檔案，陝西省檔案館藏。

2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六頁。

為他不屑與蔣鼎文搭檔，不甘再作蔣鼎文的部屬，不想再受綏靖公署節制，否則的話他又要像當年在福建那樣受蔣鼎文的掣肘。

陳儀因此急匆匆離開南京，旋踵趕到蘇州，與當時被蔣介石冷置的湯恩伯密室相商。經過一番策劃，陳儀又快速返京，積極向蔣介石推薦湯恩伯，認為湯能勝任衢州綏署主任之職，如此他願意出任省主席。鑒於當時內外交困，蔣介石不想把他的家鄉搞得軍政不和，宋美齡又適時插上一腳（據傳湯恩伯叫宋為乾媽），蔣介石早知陳、湯一體，也就同意了陳儀的舉薦。而在湯恩伯看來，真是峰迴路轉，這是陳儀對他的又一次再生之德。綏靖主任之職在省政府主席之上，在職位上陳儀當然是湯恩伯的屬下，可是湯就任後，凡對陳儀省政府的行文，竟以「職」落款署名，公事規矩以派系為依歸，被私人恩情所顛倒，當時廟堂之紊亂由此可見一斑。未幾，衢州綏靖公署撤銷，湯恩伯就近移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

陳儀不謂不精明，在他看來，由湯恩伯出掌軍職，他可以操縱本地乃至周邊的軍政大權，湯與他關係之密切，無以復加，故湯不可能不聽從於他。

然而陳儀被湯恩伯的虛情假意所矇騙，他被湯騙取了生命。

曾任陳儀秘書的鄭士鎔撰文敘述了陳儀策反湯恩伯，又被湯耍弄出賣的經過。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陳儀的外甥丁名楠赴上海湯恩伯處：

湯恩伯對名楠非常客氣，親自迎送，單獨會面，可謂十分機密。當名楠向他口頭陳述起義條件後，湯欣表完全同意，但說口述難記，不識先生（湯素稱陳為先生）有手諭否？名楠即把他

要口述的小便條交給湯恩伯了。¹

丁名楠在二月初又赴滬與湯洽談，並在二月十六日出任湯恩伯總部秘書。然到了二月十七晨，各報刊出浙江省政府全面改組，由周鼎接替陳儀出任省主席的消息，並定於二十一日交接。陳儀猝不及防，但依然沒有想到是湯恩伯告密所致，所以卸任後連夜奔赴上海多倫路的別墅。這套別墅是湯恩伯送給他住的，湯房屋多，也住不過來。與此同時，湯恩伯與毛森商定拘禁陳儀的方式，二十三日早晨由毛森上門將陳儀扣押軟禁。

事後知道，湯恩伯因事洩，為圖自保，乃將陳儀的策反親筆信密報蔣介石，同時向孫科、何應欽分送了影印件。蔣經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日記載，湯向蔣介石密報：「謂陳儀與共方勾結，準備叛變，而且證據確鑿……」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九日，臺灣組成以顧祝同為庭長的軍事法庭，審訊陳儀「勾結共黨，陰謀叛亂」案；湯恩伯到庭作證陳述：「只因我忠黨愛國情深，不得不忍痛檢舉，不能再顧陳儀對我的深恩大德。」

審畢，判處陳儀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除留其家屬生活費外，全部財產沒收。至於涉案人湯恩伯因對本案舉報在先，免於追究。

鄭士鎔繼續敘述道：

1 鄭士鎔：《細說陳儀》，臺北《傳記文學》二〇〇六年三月號。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們返紹（興）途經上海時，晤見文瑛（陳儀繼女），餐敘後除詳告我湯恩伯逮捕（陳）時她親歷經過外，還給我一些相關資料，她說何應欽就曾向她出示湯恩伯分送的告密文件，足證湯不僅只是向蔣邀功，直是必欲置陳於死地。其實當時湯掌握軍權，若果表示反對，陳亦無可如何，奈湯陰奉陽違，忘恩負義，一至於此。也許是惡人有惡報，不久後他患病赴日就醫，莫名其妙地慘死手術臺上，永遭後人唾棄。

蔣鼎文是詳細看過陳儀、湯恩伯相關案卷的，所以他對此事的評述與二十年後鄭士鎔所寫文章異曲同工：

對於這件事，陳儀不會不與湯恩伯商議的。湯恩伯檢舉陳儀的原因，是因為陳儀寫給湯恩伯的信，被情報人員截獲有據，湯知道事洩，舉事不成乃先發制人，以求自保，這樣來向中央表示效忠和清白。這是一幕出賣舊長官的醜行，假如湯恩伯對陳公俠有點道義感的話，應該先以大義說服陳公俠，予以勸阻，不應該事急把陳儀出賣，等到陳儀伏法以後，湯恩伯還假惺惺的送他一口高貴的棺木，以示他自己並未忘舊，實在可笑。¹

陳儀是國民黨內老資格的軍政官員、中央執委、二級上將，從程式上來說，要有兩位上將以上官員對他審判問罪，蔣介石在命顧祝同為審判長後，又任命蔣鼎文為監斬官。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六頁。

由於二·二八事變，身為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的陳儀對臺灣人民血腥鎮壓，導致上萬人包括不少社會精英遭屠殺，給當時和後世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族群影響，甚或連蔣介石對陳儀都予以指責：「主持臺灣政事，不自知其短闕，而唯驕粉飾是尚，值此劇變，猶不引咎自責，可謂太息痛恨也。」故而臺灣各界對陳儀有切身之恨、生殺之仇，當得知陳儀被判處死刑時，群情為之亢奮，不少人準備好了石頭、臭雞蛋、燥牛糞，輪流守候在監獄至刑場的必經之路上，準備對陳儀發洩積怨。

蔣鼎文聞知這一突變情況後，便與顧祝同作了緊急會商。用什麼方式處死陳儀，作為監斬官的蔣鼎文有決定性的發言權。其時的蔣介石乘海輪遠遊海上，不知是故意躲避，還是怕人說情，始終無法聯繫上。蔣、顧會商後認為，陳畢竟是黨國的二級上將，中央執委，不忍心對他五花大綁，遊街示眾，招致群體羞辱，兩人決定對陳儀秘密處決。

蔣鼎文精心選派了幾個士兵，給他們交代一項秘密任務，讓他們事先到臺北市郊永和的竹林深處挖好一個大坑，並準備好一隻運送公文到臺灣的樟木箱，而且指定要從大陸運送過去散發出香氣的老樟木箱，還要挑選一隻最大的。不准走漏任何風聲，否則軍法從事。

行刑前夕，蔣鼎文與陳儀有一番淒然的對話：

「公俠先生，請問還有什麼事情要交待？」

「銘三兄，我認命了。看在多年的共事分上，求你給我一個好死，不要受辱，痛快一點。」

「我不會為難你，我也不會公報私仇，請問你走時穿軍裝還是穿其他？」

「不，我不穿軍裝，穿軍裝伏法會玷污軍人。」

「那穿什麼？」

「我要穿白色的西裝，戴上禮帽，繫好領帶，整整齊齊地走。希望你能滿足我最後的請求。」

「公俠先生，我答應你。」

蔣鼎文特意囑隨從為陳儀沐浴更衣，並送上美食美酒，然後讓他不穿囚衣，不上鐐銬，讓他照鏡整容，著一襲白色西裝，繫一條花色領帶，戴一頂黑色禮帽，再押赴臺北市郊馬町場行刑。

陳儀穿戴整齊後，蔣鼎文按照軍人的方式向陳儀行了個軍禮，作了最後的送別。然後命令列刑士兵，務須一槍穿胸斃命。

陳儀晚節可風，以別樣的尊嚴告別人世。

然而後事的安排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原來樟木箱夠大夠深，可就是長度不夠，怎麼放也無法把陳儀的身軀平整地放下。蔣鼎文再次念念有辭：「公俠先生，對不住了，我能做的只有這樣了。」於是士兵將陳儀曲身躬背放入樟木箱，用最快的速度運至永和竹林深處掩埋。

當日，蔣介石海遊歸來，蔣鼎文、顧祝同一道向他作了彙報，並送上行刑現場的照片，向他說明陳儀後事的處理經過，蔣介石聽後點頭稱好。臺灣當局發布新聞：「抗戰勝利後，奉命接收臺灣，並曾充首任行政長官的陳儀，因勾結共匪，陰謀叛變，業經軍法審訊終結，依法判處死刑，定於今（十八）日執行槍決。」

事情本該到此畫上句號，可臺灣輿論暫態譁然，說話要見人，死要見屍，哪有這樣槍決民憤極大的人犯，甚或有人說蔣介石與陳儀私交深厚，是他悄悄地吧陳儀流放到日本，讓陳儀這個日本女婿逍遙法外。一時謠傳紛紛，甚囂塵上。蔣介石不得不迅速出來說話。蔣說，我讓顧、蔣二位上將

辦理陳儀這個案子，他們兩個都是黨國重臣，做事絕對可靠。再說銘三上將與陳儀還有說不清的恩怨，即使我有放人之心，銘三這個諸暨牛脾氣也不會答應。但餘波依然洶湧蕩漾。為平息風波，又以最快的速度將陳儀屍體重新挖起，置放殯儀館，事情才算消聲，同時陳儀屍體由其弟目睹火化後，葬於臺北郊區。

對於陳儀的處決方式，陳儀的親信部屬也感滿意。如鄭士鎔這樣評述：對陳儀「行刑時非但未穿囚衣裳，不加腳鐐手銬刑具，更無任何罪狀標示，還准沐浴淨身，穿上全套整潔西裝，自行邁步登車駛赴刑場，了其捨身心願。一個以『通敵叛國』罪名被判處死刑的囚犯，執行時獲得如此待遇，即使當局並無尊重之意，我仍於悲痛中欽佩他去得莊嚴」。確實這與七八天前，對吳石、陳寶倉中將等人粗暴殘忍的處決方式相比對，不啻天壤之別。

殊不知，陳儀的這種處決方式，蔣鼎文是經過思前想後，才最終決定的。

蔣鼎文的後人向筆者轉述當年蔣鼎文在茶餘飯後向他們說過不知幾遍的話：對於陳儀和湯恩伯這對「叔伯父子」，他是非常看不慣的，認為他們概是見風使舵、投機取巧之徒，毫無氣節可言。然面臨彼方的人生終點，作為以何種處決方式的決定者，他還是動了惻隱之心，不忍落井下石，鞭屍暴棄。蔣鼎文說，這無關政治，還是他宅心仁厚。當他把內心的想法告訴顧祝同後，亦獲得了顧的呼應，於是一拍即合。

就這樣，兩位昔日恩恩怨怨無法說清、知根知底不說自明的同事，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這一天，於人生路上戛然永別。

五、臺海茫茫審吳石

如果說蔣鼎文與陳儀是老相識，那麼吳石與蔣鼎文結識的日子比陳儀也延後不了多少。

吳石等人的共產黨間諜案是這樣被發現的：臺灣的情報機構在一九五〇年元旦後，捕獲了中共臺灣省工委一位負責人張梗（張志忠），從而獲知中共臺灣省工委的相關情況，並得知省委書記是化名「老鄭」的蔡孝乾。

抓獲蔡孝乾是守株待兔。保密局特務們去蔡家時已人去樓空，只見東西凌亂，認為不久將返回，乃無聲無息地蟄伏四天。及至第五天晚上，蔡孝乾果然破門而入，而當蔡發現家中有人之時已來不及走脫，即被抓獲。

蔡孝乾是臺灣彰化人，上海大學畢業後返臺從事革命工作，其後又到江西中央蘇區紅一軍政治部工作，參加了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曾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部長等職。抗戰勝利後，中共派他秘密出任臺灣省委書記。

蔡被捕後經不住折磨，供出與他直接聯繫的兩位女幹部計梅真和朱湛之。

不久，特務們又發現蔡的小姨馬雯鵬化名劉桂麟，她的出境證是以「軍眷」的名義辦出，便順藤摸瓜找到經辦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上校，而聶稱此證為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夫人王碧奎交代辦理，至於其餘情況他不知其詳。

毛人鳳經請示後，決定派員傳訊王碧奎。經過一天一夜疲勞審訊後，王碧奎供認，這張出境證是吳石次長交代，替一位陳太太幫忙辦理的，至於陳太太的情況，她也不清楚。

由於蔡孝乾的供述，其時已飛至定海的陳太太即朱湛之，在保密局浙江站與浙江省警保處聯合搜捕下，於二月十八日被抓獲。

朱湛之，又名朱楓，浙江鎮海人，出身於一個富商家庭，後嫁給瀋陽兵工廠陳綬卿工程師，故又稱陳太太。朱於一九三八年參加新四軍，其後在共產黨內長期從事文化、經濟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受中共派遣，從香港赴臺從事情報交通聯絡，而聯絡的重要人物即為吳石。

朱湛之被捕時，誤以為吳石已先於她被抓捕，乃將由港到臺與吳石聯繫的經過和盤托出，及至後來發覺吳石的被捕是由於自己口疏導致，乃懊悔異常，幾次自殺未遂。

臺灣特務機關掌握了這些情況後，便於三月一日來到吳石所住的高級官員公館裡。在抓捕吳石的同時，又搜查了吳石的家，獲得大量所藏軍事情報。

臺灣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園對吳石說：

我必須告訴你三件事。第一，我們最近在臺灣境內破獲了許多共產黨的秘密組織和領導人，大多數人已經說服，吳先生的事，我們就從中獲悉，因而你有片面的掩飾，不足以推翻事實；第二，共黨派來聯絡的人陳太太已被捕，她的口供將證實你和共黨往來的一切情況，你本人即使不承認，她也會幫助我們解決與你相關的問題；第三，吳先生已經做了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領袖的事情，犯的罪責相當重大，但也不必懼怕，懼怕不解決問題，你只有坦白，才能獲得原諒。¹

1 《吳石案回溯》，臺北《傳記文學》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

吳石在審問中辯稱：他與共產黨聯繫靠攏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因為「當時政府政策已向共產黨求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和共產黨聯繫呢」？

待蔣鼎文審訊吳石時，國民黨特務機關實際上對吳石已經結案。至於蔣、吳兩人之間的關係還要追溯到三十多年以前。

吳石，字虞薰，一八九四年生，福建閩侯人，出身於「累世寒儒」家庭。辛亥革命爆發，吳石投筆從戎，參加學生軍。考入保定軍校第三期，與白崇禧、黃紹竑、張治中為同期同學。畢業後回到福建，因不願為北洋軍閥李厚基效力，回家閒居。一九一八年，與從歐洲歸來的保定軍人也是福建同鄉何遂相交，兩人同時為廣州護法軍政府「靖閩軍」首領，全力投入福建方聲濤民軍驅逐李厚基的武裝鬥爭中。

其時，北洋政府與廣州護法政府針鋒相對，派李厚基為「福建援粵軍」總司令。而浙江「援閩浙軍」兼浙軍第一師師長童葆暄為副司令，因蔣鼎文與童關係不錯，廣州護法軍政府派蔣鼎文由粵入閩：「護法政府知道我與童葆暄稔熟，就要我參加方聲濤的部隊，由廣東到閩南，目的想把暫投北洋的童葆暄說服過來參加護法。」¹

正因為如此，蔣與吳從此結識，他們成了同一陣線的戰友，共同對付李厚基的北洋軍。

吳石其後隨何遂到馮玉祥部任職，直到方聲濤回閩主持政務，吳石返回福建任軍事所參謀處長。一九二九年末，吳石又到日本陸軍大學繼續求學，在日本待了六年後回國，便在南京蔣介石參謀本部任職。其後輾轉各處，至抗戰後期，到蔣鼎文得意門生李延年第三十四集團軍處任中將總參議。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八頁。

在此期間，他寫出了被蔣介石所賞識的《共產黨陰謀叛亂及其對策》的著名論稿。

蔣鼎文長期在福建任職，可以算得上是吳石的「父母官」了。

吳石於一九四八年底奉調至福建任綏靖公署副主任，次年八月赴臺，出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而蔣鼎文時為東南區點編委員會主任，因而與吳石交往頗多。

吳石為軍事長才，又長期在參謀本部任職，深知資料圖表等軍事情報的重要，此前他已向中共提供了《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對解放大軍渡江作戰極有幫助。國民黨退守臺灣後，人民解放軍要渡海作戰，然難度極大，而其時海空力量相當薄弱，獲取彼岸準確軍事情報就顯得尤為重要。

為此，中共華東局駐港負責人、被國民黨稱作「對臺灣秘密工作魔手」的萬景光（化名劉棟平）於一九四九年十月派朱湛之由港赴臺，與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聯繫，密取吳石所提供的軍事情報。

朱湛之赴臺後，隨即從吳石手中接過全是絕密軍事情報的縮微膠捲，主要有《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新編繪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畫》及臺灣海軍艦隊部署分佈、空軍機場機種、飛機架數、臺灣海峽海流氣象資料、臺灣各戰略登陸點地理資料圖等。這些資料迅速通過香港轉報華東局，有幾份絕密情報還送到毛澤東手上。據說毛澤東看後極為欣賞，詩興大發：「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而當蔣介石看到保密局所報送的材料後，既驚訝又震怒，立命由蔣鼎文等人組成軍事法庭審判吳石叛國間諜案。

軍事法庭組成人員為：審判長蔣鼎文二級上將，審判員韓德勤、劉堯中將、曹秉庥少將、宋膺

三上校。以如此豪華軍事法庭陣容來審判「這個轟動世界的大間諜案」。¹

軍事法庭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開庭，到庭出審的除吳石外，還有陳寶倉、聶曦、朱湛之。

陳寶倉為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中將軍銜，河北人，保定軍校畢業，一度與吳石一起出任過張發奎第四戰區的正副參謀長，又與中共地下黨員、曾任第四戰區軍法總監的吳仲禧相知相交而成了中共同道人，並秘密加入共產黨。陳與吳石是中共在臺灣志同道合的中將情報員。

聶曦，福建閩清人，上校軍階，早年是吳石的副官。吳石任國防部史政局長時，聶任總務組長。到臺灣後，由吳石安排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處員兼交際科長，是吳石傳遞重要情報的經辦者，被稱作「在臺灣極為出力」之人。

朱湛之簡況上面已述。

上述吳、陳、聶、朱是這一所謂大規模間諜案中的主犯，還有幾位是共犯，分別是：王濟甫中校、江愛訓中校、方克華中校、林志森中校、王正均上尉及吳石夫人王碧奎。偵結案的經辦負責人為國民黨少將谷正文。

蔣鼎文這次主審的是吳、陳、聶、朱四人，而其他六位本次未予起訴審判。

事實上，對這樁所謂重大間諜案，蔣介石早有定奪，通過蔣鼎文組成的軍事法庭開庭問罪，無非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罷了。

至六月十日下午四時，軍事法庭再開庭，蔣鼎文宣讀對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死刑的判決，並稱死刑已經最高當局核准，立即執行。

¹ 《吳石案回溯》，臺北《傳記文學》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號。

吳石聽到宣判後，當庭吟詠獄中所作的二首七絕：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彈力唯忠善，如此下場亦可悲。」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押赴刑場由軍法局檢察官馬光漢監刑，由憲兵隊行刑。四人被粗暴地推上刑車，又從車上生拉硬拽拖下，並強令跪地，一字排開。將四人射殺後，行刑人員又上前各補一槍畢事。現場由「中央日報」記者王介生拍照驗明，報最高當局核閱。

香港《新聞天地》週刊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至十九日長篇報導了吳石案的審理經過，並加編者按語，謂此文作者是承辦此案的負責人，極具權威性和真實性云云。

吳石等被槍決後，引起了中共情報部門李克農將軍的極度不安和自責。據李克農將軍之子李力說：

一九五〇年六月，我們黨的另一個地下組織遭受破壞，許多黨員被捕，五位優秀的共產黨被蔣介石下令殺害。國民黨宣揚勝利，香港有的雜誌作了報導，封面上還有父親的照片。得知這個不幸，父親痛苦異常，連續咳嗽，沉悶不語，生活規律被打亂，仿佛害了一場大病。他再次向中央寫出檢討報告，承擔責任，請求處分。中共中央瞭解情況後，又對父親進行了勸慰。¹

蔣介石安排蔣鼎文這個「福建通」來處置吳石、陳儀這兩個「福建通」的後事，還真別具深意，

¹ 李力：《從秘密戰線走出的開國上將——懷念家父李克農》，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二三九頁。

吊詭的是，蔣鼎文是蔣介石收復閩地後的首任福建綏靖區主任，陳儀其後繼之，而吳石大概是末任福建綏靖區副主任了。如此宿緣，雖云人事，豈非天命乎。

六、組織旅臺同鄉會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以來，國民黨軍隊陸續從大陸敗退至臺灣，由於諸暨從軍人士較多，不算地方鄉紳，單政府軍界公職人士退到臺灣就達數千人，這還不算拖家帶口的。

其時的臺灣除臺北以外，其他地方大多荒涼貧瘠，蕭瑟一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雖有臺灣海峽可依憑，依然不確定解放軍何時渡海攻臺，因而據險固守成為頭號任務，一切以軍事為主也成為臺灣軍政上下的共識。

臺灣的經濟資源並不豐富，糧食供應頗感吃緊，原住民見有這麼多大陸人士湧入，抵觸對抗心理產生，再加經濟不發達，各種問題頓時顯現，一部分鄉親舉家或隻身隨軍來臺，處在人生地不熟的臺島，就業求學均成問題¹。而大陸赴臺人士初到海島，人生地疏，再加不是有序撤退，而是短時間內驟然湧入，對環境適應的憂慮、對戰爭的擔心時時籠罩心頭。

人心惶惶，心神不寧，抵臺人士大多想瞭解有多少熟識的鄉人親友在臺灣，抱團取暖、守望相助成為強烈的渴望。

在這種人心浮動的情況下，蔣鼎文鄉情頓生，自然成了登高一呼的人物，其實，除了周圍幾個

1 臺灣《臺北市諸暨同鄉會會史》，第五〇—五一、一一頁。

等亦是，這些人的生存當然不成問題，然真正處於難民狀態的是一些下層追隨者。對這突發情況，蔣鼎文認為應該施以援手，據《臺北諸暨同鄉會會史》載：

陸續逃至香港者，多棲居於調景嶺難民營，衣食不濟，生活陷於絕境。……鄉賢蔣長官銘三先生，本著照顧鄉人，仁慈為懷的博愛精神，鑒於旅港難胞亟待救濟，於是發起捐助並經周兆棠、楊珍希等鄉長慷慨解囊，先後匯款去香港計港幣三千二百餘元，請在港之蔣鼎五鄉長就近赴調景嶺代為發放。此舉充分顯示同鄉患難相助之美德。

蔣鼎文其時安家在臺北民生東路的一座小木屋內，現在所見到的資料可證，在抗戰勝利後，蔣鼎文就買下這座房子。如果說他在那個時候就想好退身之處，那麼他真是有「先見之明」，看來抗戰勝利前後他的側身其中，他的一段讀書反思還是見到了成果。「我早就預料到國家會有今天的下場，所以（在抗戰）勝利後便在臺灣買下這幢木造房子，準備逃難。」¹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一頁。



一九五二年蔣鼎文與夫人（蔡文媛）攝於長安東路住所



蔣鼎文於臺北寓所祭祖

蔣鼎文並非夸夸其談之人，如果他真是這樣，那麼他其後多次或明或暗婉拒蔣介石出任要職之邀，實是不願為己日薄西山之蔣家王朝傾心賣力了。

蔣鼎文為諸暨旅臺同鄉會創會會長，據首次與會的旅臺同鄉告知，在會上，蔣鼎文鄉情濃郁，用一口諸暨話開場：「我們諸暨人勤奮肯吃苦，而且又聰明，眼下背井離鄉來到這個海島上，大家都會有困難的，所以我們要團結，要互通音訊，大家要互相幫襯。最難的路也能走過去，船到橋洞總是會直的。」一九五九年開始他改任為榮譽會長。同鄉會訂有章程，選舉幹事十一人，總幹事一人，負責操辦具體會務，在籌委成員和幹事當中，蔣鼎文提議至少要有一名女性。結果由年輕資淺的何亦娟出任，在資深望重的同鄉面前，亦顯得別具一格。同鄉會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每逢新年，還召集諸暨同鄉舉行團拜會，互道鄉情，互通資訊，以解思鄉之情。

同鄉會根據蔣鼎文的提議，創刊了《諸暨同鄉通訊》，「諸暨同鄉通訊」六字由蔣鼎文題寫。刊物內容豐富，包羅萬象，記述故鄉的人文地理，追憶故鄉的民風民情，緬懷故鄉的列祖列宗，介紹故鄉的發展動態，抒發對故鄉的思念濃情。周兆棠、金福民、俞叔平、錢西樵、章銳初、包烈、樓兆元、趙國標、張煦本、斯頌熙、虞性翹、蔣干城、周洪本、鄺俊厚、

戚肩時、趙善燦等資深望重鄉人先後在上面發表過文章。

創刊號上的文章，如金福民的《諸暨縣治沿革考略》，楊鎔鑒的《寒窗寄語懷故舊》、重暨的《故鄉人情風土》、章銳初的《美哉諸暨方言》、南山岡人的《西施精神與諸暨人》、霍鳴的《正宗諸暨菜做法》等等，幾乎每篇文章都與諸暨有關，灼熱的鄉情縈繞，思鄉的深情難化，只能寄之於筆墨排解一二。

非身處異鄉之人也許很難理解，在新年團拜會上，與會鄉親收到最珍貴的禮物是用二十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套印的一張諸暨地圖，其後他們又找到一九四七年諸暨縣政府印製的地圖，複印後分贈旅臺故鄉人，此舉贏得一片贊譽。孤懸臺海，無法實履，故道芳草，只能通過地圖觸摸來聊慰思鄉之情。

旅臺同鄉會還有一項重要運作頗能體現蔣鼎文的意旨，這就是募集設立的貧寒學子獎學金。至一九五六年，「同鄉會幹事彙報已募得基金一萬五千二百元，距二萬元目標尚差四千八百元，蔣銘三鄉長獨立認捐，嘉惠學子。鄉親們得知後均極興奮」¹。

當年四月，經審查核發諸暨籍第一期旅臺高中以上學校「優秀清寒學生助

1 《臺北市諸暨同鄉會會史》，第五五、一二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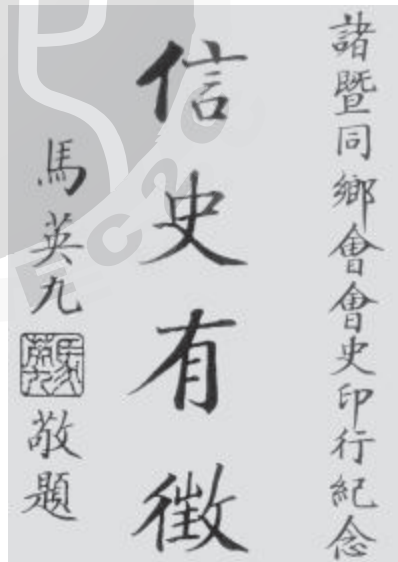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與家人合影於臺北

學金」二人，得獎者為陳育材、王釗誠。「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的募集、發放和增值充分體現了蔣鼎文的公益思路，募集到的資金由專門委員會保管，然後設立基金會，保值增值，將增值部分發放給經過專門委員會審查的貧寒學生，一年公布一次明細帳，並根據情況發展修正，不足部分費用由蔣鼎文等負責補足。有些家境貧困但學業優異的學子，蔣鼎文還親自上門送達。獎學金的發放還設有嚴格的排他條款：「凡幹事子弟、軍公教文職簡級、武職將級子弟、工商界殷實同鄉子弟皆不在申請之列。」

一九七四年一月，蔣鼎文逝世，根據其遺囑，其夫人又增加捐款二十萬元給諸暨同鄉會，扶植獎勵博、碩班學生，專設「蔣銘公一級上將紀念獎學金」。而在蔣鼎文生前，諸暨人亦莊亦諧地叫他「同鄉老友蔣長官」。

由於蔣鼎文的倡議，諸暨同鄉會的獎學金（其後改名為助學金）每年發一次，規範運作，歷五十多年而不衰，至今依然，受惠者已達上千名鄉人子弟，確非易事。這種公益做法，不但鼓勵受惠者奮發，亦引導其他同鄉效法。

諸暨同鄉會由「諸暨旅臺同鄉聯誼會」逐步演變成「臺北市諸暨同鄉會」，為符合臺灣當局人民團體法人之規定，並設立財團法人臺北市諸暨同鄉會文教基金。繼蔣鼎文首任會長後，總幹事先



馬英九題詞手蹟

後為周兆棠、陳保泰；理事長依次為俞叔平、酈俊厚、戚肩時、周朝章、趙善燦。一九九八年四月，臺北市諸暨同鄉會用募捐所得，購置了位於臺北市和平東路的一所會館。

蔣鼎文的鄉情鄉誼，凡旅臺諸暨人士談及均無不感懷。

附：《諸暨同鄉會會館紀念文》¹

巍巍陶山，控會稽而引龍門；滔滔浣江，襟浦陽而帶錢塘。東擁滄海汪洋，南枕雁蕩高聳，蛟龍潛藏於內，風雨孕育其中。天佑暨陽，乃成政教之重鎮、人文之淵藪。賢豪輩出，代不乏人，如西施之存越沼吳，巾幗何讓鬚眉；王冕之創藝樹範，畫壇豈辭大家。及民國肇造，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服膺主義，捍衛中華，其非巨山大川，鐘靈毓秀，何幸而得以致之，誠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者也。迨己丑之年，山河「變色」，鄉親東渡來臺者，何止萬千，初履寶島，顛沛流離。鄉賢蔣銘公關懷備至，登高一呼，同鄉會旋即成立，始有精神之慰寄，並實質之扶持，今垂垂已數十年矣！因條件所限，無固定會所，經鄭前理事長俊厚憑其深厚之人脈，與卓越之聲望，募集會館基金，並以母營子投資生財。如此慘澹籌謀，基礎初具。迨第八屆周理事長朝章，接篆率同全體理監事，積極擘劃，鄉前輩慷慨解囊，聚沙成塔，終而水到渠成，會館於焉誕生，同鄉聯繫交誼，始獲定所。特以創建匪易，爰為之記，以明顛末，並將贊助鄉長芳名勒諸貞石，用示尊榮而志不忘，亦所以勉後之來者，念舊懷鄉而追遠也！

七、將軍府院大宅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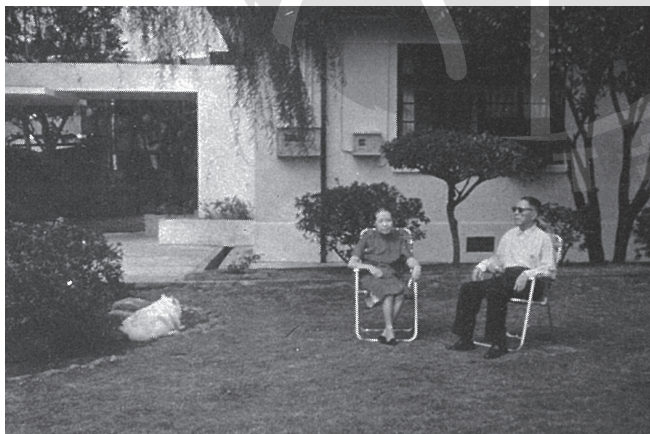
如果從家學淵源上來說，蔣鼎文這位上將似乎缺少一點家族積澱和傳承，他是平地起家，憑自己過人的天賦和努力，借助於中國劇烈變動的舞臺而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有所擔當的角色。

蔣氏一族原居江蘇宜興，宋時平定方臘之亂，遷入浙江。蔣鼎文一支在諸暨盤桓後，就在盤山定居下來，祖上達官顯宦也不多見，世代業農。然諸暨晴耕雨讀的傳統浸潤著蔣家，高中功名的人士漸漸在家譜中出現。

自蔣鼎文上溯三代，家庭還比較單一，可是到了蔣鼎文這裡，由於身分的驟變，三妻四妾出現。

蔣鼎文後人於二〇一一年六月提供了「蔣家分布圖」，其實這張家人分布圖（見後附）還缺少蔣鼎文元配，這位元配為諸暨屠家塢周春榮的女兒，姓名不可考，早逝。蔣、周生下了兩個女兒，情況也不詳。

《蔣氏宗譜》一九三五年印行時，除蔡文援外，蔣鼎文事實上還有一位夫人，為常州人，姓吳（未知是否為家人分布圖中的吳竹卿），在《宗譜》上這位夫人總得有個



一九六七年蔣鼎文與夫人（蔡文援）攝於天母住所



在臺灣含飴弄孫

名位，於是在「宗譜行傳」當中蔣鼎文重複出現一次，寫上「承祧派」幾個字，至於「承祧」何人，無記載。按照常規，「承祧」之人為誰是應該寫明的，為何語焉不詳呢？分析起來，有可能是為「尊者諱」，用這種形式「合法化」是那時風俗所允許的。

至於姜君敏女士，在《蔣氏家譜》中並未出現，當是蔣鼎文後來再娶，什麼時候到蔣家的，也沒有再去考究。蔣鼎文與這位姜君敏生下了蔣天鐸。蔣天鐸與張笑今結合生有三個女兒，其中二女兒為蔣雨婷；她常在「臉書」(Facebook)上發文章，幹練灑脫，網名別具，真有點「將門遺風」。這位自詡「毒娘子」的上將骨血，在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寫了篇《四〇年代的愛情》，文筆清新，因文涉蔣家脈絡，選錄如下：

父親打開了他的小小包包，抽出了一疊紙交給我。這過程中他輕聲的對我說：「告訴你一件事情……我找到我親生母親的墳了……我驚訝的看著他！其實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和我親奶奶的故



蔣鼎文在臺灣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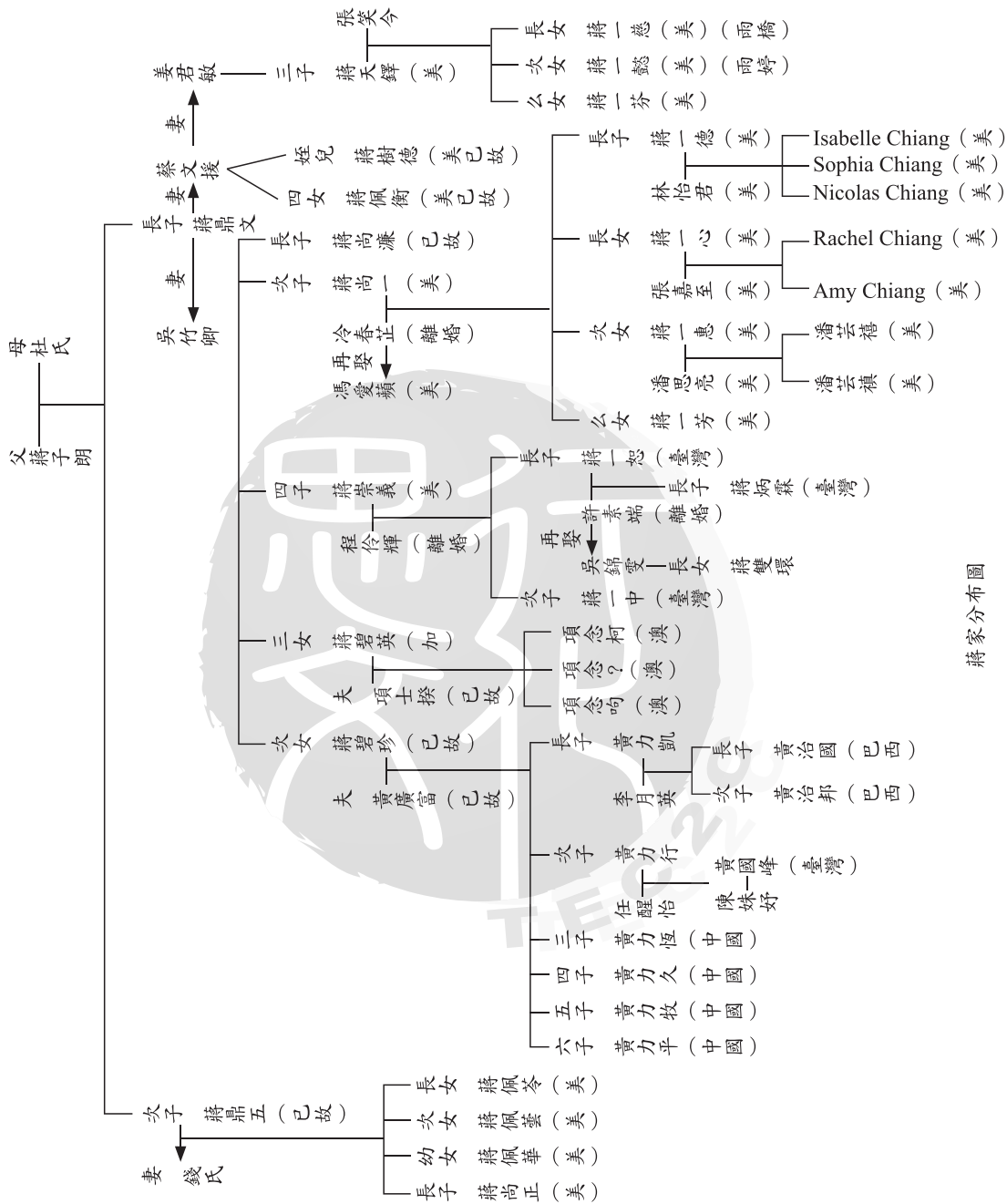
事，但是我從不問，因為我怕問了會使父親傷心，然而今天他卻主動和我說了。父親的手開始顫抖，臉部的肌肉開始抽搐，眼淚嘩嘩的落了下來。他哽咽的說：「找到墳了，葬在蘇州的西山……我都快七十歲了，尋尋覓覓終於找到了……你奶奶過世的時候六十九歲。」根據父親的說法：親奶奶出身好人家，當年家裡是大陸南方的大鹽商，後來遇見我爺爺之後，兩人一見鍾情，也管不得爺爺已經娶妻，就跟了他做二房。

父親還記得很很小的時候，常在黃河邊上和母親一起玩耍。親奶奶是個很聰明的女人，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她尤其擅長平劇，不但唱得好、舞得漂亮，胡琴、古箏樣樣精通。爺爺愛她，是愛上了她的多才多藝，是愛上了她「很中國」的美。……一九四九年，爺爺攜家帶著隨國民黨撤退臺灣，而親奶奶對臺灣水土不服，也因爺爺娶了三房而有些不滿，因此回到大陸。當時親奶奶本想把父親一起帶回大陸，而爺爺堅持不肯，從此，父親再也沒有見過親奶奶了。據瞭解，親奶奶回到大陸之後，便到上海的某個工廠和一般人一樣的挽起袖子工作，她更因爺爺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被打成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五類。

……

爺爺是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過世於臺灣，當時我還是七八歲的孩子。我對爺爺的記憶很微薄，隱約記得只有一張和他合影的照片。可我記得天母的那個大宅院，那大宅院裡的一景一物至今我仍記憶猶新。

蔣鼎文與他的三位夫人共生育了八個子女，四男四女。據臺灣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的資料是如此



蔣家分布圖

記錄的：長子蔣尚濂，身體患病長期療養；次子蔣尚一，在美國讀大學，係電機學碩士，畢業後供職於美國電腦公司；三子蔣天鐸，畢業於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先在報社工作後轉至美國一電視臺任導演；四子蔣崇義，畢業於臺灣逢甲學院會計統計系，供職於臺灣航空公司；長女蔣碧如，在大陸病故；次女蔣碧珍，留在大陸未赴臺，八〇年代末期病故於杭州；三女蔣碧英畢業於復旦大學，嫁給項士揆為妻；小女兒蔣佩衡，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在美國佛蒙特州立大學任教。

一個赫然而聲的上將之家，這麼多子女，竟沒有一個子女再從軍謀政，其中因果頗費思量。對於政治的風險和政客的權謀，蔣鼎文可謂有切膚之體察。

蔣鼎文的小兒子蔣崇義從小沒有見過親生母親，他是由臺中「母親」帶大的，所以直到長大人，蔣崇義也不知道親生母親是誰。

蔣崇義的夫人程伶輝女士現在是名滿海峽兩岸的企業家（後離異），周嘉川所寫的《生技阿瑪程伶輝》對他們夫妻倆的認識、結婚、家規有形象的記述：

程伶輝在中興大學讀二年級時，因緣際會認識了從逢甲學院畢業的蔣崇義。蔣崇義被程伶輝天真活潑的個性深深吸引，程伶輝也被蔣崇義憂鬱的神情激起好奇心。往後他們就常一起看電影或到碧潭划船，日子過得十分開心。蔣崇義告訴她，父親以前在中央政府做事，現在退休了，家庭很複雜，母親、叔叔、嬸嬸對他十分冷漠。

……

蔣崇義的父親蔣鼎文，是歷經北伐、西安事變到抗戰的一代名將，一生經歷無數大小戰役。

加上他是浙江諸暨人，和蔣介石總統的奉化縣同屬寧紹府的小同鄉，因此除了長官、部屬的關係外，也情同手足；蔣鼎文的夫人蔡文援和蔣宋美齡女士，又是上海中西女子學院前後期的同學，這也使得雙方的關係更加親密。

不知是緣分亦或造化弄人，就在升大四的暑假，有一天蔣崇義說他家剛搬了新房子，想帶她去看看。在那氣派輝煌的大宅院裡，她們見到了蔣上將，而她應答如流、落落大方的神態，讓蔣鼎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蔣鼎文立刻托當時的國防部副部長馬紀壯，向海軍官學校校長宋長志打聽女方的家庭狀況，十分滿意後，便請時任左營中學訓導主任的蔣家世侄吳初鑫向程家提親，讓程伶輝的父母嚇了一大跳。¹

這在蔣鼎文結義兄弟吳欽唐（笑清）的兒子吳初鑫的回憶文章中也得到印證：

（一九六一年）暑假某一天，銘伯突來電，謂么兒崇義有知心女友程小姐，住左營自勉新村，聞係左營高中學生，希望我代表男方出面做媒。於是奉命往程府拜訪，程府家長程造龍先生乃海軍高級軍官，初次造訪以高攀不上為由婉拒，不久再次造訪程府，終算俯允並於年底成婚，不久小夫婦為蔣府添金孫，這對銘伯來說是件大喜事，因銘伯四個孩子中上面三位均未生男孩，惟崇義第一舉得男，怎不令銘伯欣慰。（一九六一年）冬在天母府邸邀我夫婦及岳母聚

1 周嘉川：《生技阿瑪程伶輝》，臺灣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四年版。

會，為感謝做媒成功，並為蔣家添壯丁之喜。我的媒人功不可沒，特設宴致謝，且將功折罪，不追究赴美（國）未成之事。由此可見銘伯這種小事都放在心中，真是恩怨分明，和他仁慈的一面。¹

《生技阿瑪程伶輝》一書繼續敘述程伶輝在將軍府院的生活細節。

蔣家規矩很多，程伶輝動輒得咎，加上先生才剛踏入社會做事，自己又還在夜校念書，而蔣崇義的哥哥姐姐，不是博士就是事業有成，感覺蔣崇義在家中不受人看重，自己這個小媳婦也沒有地位。有時說點意見，連長年跟隨公公的班長都會問她：「你今年幾歲？」她回答：「二十三啊！」班長說：「我可是十九歲就到蔣家來，至今已五十多歲了。」程伶輝一聽只好噤聲不語，她知道，自己在蔣家是沒有隨意說話的分。

讓她難過尷尬的事還不知有多少。因為還在夜校念書，周日上完體育課，她一身運動衣褲立刻趕到公婆家報到，碰上家中有客人，下人就和她引到後院廚房中單獨用膳，免得她服裝不得體而貽笑大方。

……

婆婆蔡文媛女士出身名門世家，本身中西學養俱佳，說話輕聲細語，氣質高貴文雅，為人矜持而不露感情，管理家務十分重規矩。程伶輝剛進蔣家門時，就常常因為不懂規矩，被婆婆叫

1 吳初鑫：《念銘伯——蔣鼎文上將》，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三八期。

去訓斥一番。

「婆婆要對我說什麼話，總是把我叫進小書房。她說名門閨秀走路要慢、說話不能嚷嚷、在家中不能穿長褲，要穿過膝長裙或是旗袍，這樣才像個大戶人家的少奶奶。」

程伶輝想，婆婆一定覺得她是鄉下來的孩子不懂規矩，因為有次婆婆對朋友說，程伶輝什麼都好，就是粗了點。

對於吃，蔣鼎文氣派以後大大講究起來，他的幕僚在一次回憶中講到，在福建時，蔣總司令的小廚房單伙夫就有二十多名，小菜除雞鴨魚肉外，蘑菇、火腿無珍不備，有中菜，還有西餐……他常說：「我蔣鼎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如果你們不把軍需準備好，就要唯你們是問。」

到了臺灣，蔣鼎文的吃依然很有品味，然而採用原料卻一般普通，所吃的東西有濃濃的故鄉風味。胡宗南的夫人，位至臺灣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葉霞翟博士說：「孩子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蔣伯伯、蔣媽媽家，他們最喜歡吃老師府上的名菜『西施豆腐』和其他許多美食。」

「西施豆腐」之所以在臺灣美名遠揚，是因為蔣鼎文帶著一批家鄉部屬在幫他料理家事，烹調燒煮，因而其口味正宗傳統，自是他地不可相比的。

蔣鼎文吃的青瓜也有了名堂，經臺灣媒體傳播後，不知不覺間風靡開來。

「上將青瓜」這個冷菜就是蔣鼎文家裡保留的菜式，脆而爽口，刀功精細。因蔣鼎文官階上將，所以命名為「上將青瓜」。

有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蔣鼎文上將家中是很注重吃的，他們家廚師的手藝很好，做的菜真的

很好哦，我當年在臺灣的時候常常去他家哦。那時蔣鼎文已經過世，但是他的兒子與我是很好的朋友，他的小兒媳婦就到廚房學習，然後教我做。程伶輝是蔣鼎文小兒子的媳婦，她跟他們家的廚師學會了一些菜式，家中保留了蔣鼎文上將生前喜歡的青瓜菜式。

蔣鼎文除了是個「美食家」外，還是一個比較慷慨、講義氣的人，他退到臺灣後，一直跟隨的部屬也依然圍著他轉，但其時的臺灣百孔千瘡，其時的他亦非常年呼風喚雨之人。為此他與薛伯輝、吳從先創辦了一個「美亞鋼管公司」，具體業務由其弟弟蔣鼎五打理，這樣他們部屬和學生生計就有了著落。公司的業務越做越大，成了當時臺灣最大的鋼管公司。

蔣鼎文傳統家風較濃，子女成家了，送給他們一套公寓自住，但到了周末，他都要讓全家，包括蔣鼎五一家在他的大宅院裡歡聚，享天倫之樂，為此贏得同儕欽羨。蔣鼎文在浙江講武堂的老師，也是他多年的搭檔李家鼎給他寫了一副聯語：「孝弟慈父子兄弟足法，智仁勇天下國家可均。」蔣鼎文將這副對聯高懸堂上，自認為這是對他和他家庭的凝練概括。

臺灣的《新週刊》記者謝春滿曾報導過蔣鼎文後人的成就：

四星上將蔣鼎文的孫子蔣一恕就是一個幸運的孩子。但蔣一恕的幸運不在於他從父親處得到多少錢，事實上，蔣一恕畢業入社會後，不僅沒有向家裡拿過一塊錢，還曾經伸出援手，借錢給媽媽的公司周轉。

他說，他在股市十幾年來獲利豐碩，賺多賠少，主要的功臣就是媽媽。媽媽有四十年的股市經驗，雖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毫無保留地把經驗傳授給他。當他在操作上遇到迷惑與盲點難以克服時，媽媽即使不懂，也會介紹其他股市前輩指導他。蔣一恕說，他在投資路上最大的優勢就是很少犯錯，

爸媽與長輩們傳授股市投資的功力是最大的。

八、長夜未眠終長眠

蔣鼎文是一個職業軍人，軍人往往在戰火熊熊燃燒之時就考慮到攻守進退的轉換問題。國民黨軍敗退至臺灣，固然有海峽天險可憑，可到底能不能抵住解放大軍的進攻，軍方人士確也心中沒譜。

抗戰勝利後不久，蔣鼎文就在臺北市長安東路買下了一座木屋，按他自己的話說，是以防不測之用。然他一九四九年退到臺灣時，首先不是住在臺北，而是安家在臺中市南區信義里，連戶籍也放至於此。他的夫人蔡文援和幾個子女，其時在美國躲避。蔣鼎文這樣做自有深意，蓋解放軍如渡海攻臺，臺北則首當其衝，而臺中是中小城市，戰略地位自不及臺北、高雄，再加臺中西部有崇山峻嶺作依託，如若戰火燒到臺灣，迴旋餘地自然較大一些。直至朝鮮戰爭發生，美國航母在臺灣海峽遊弋，把中國問題導向國際化，兩岸一下子打不起來了，蔣鼎文又以那軍人的眼光，再將家遷到臺北中山區長安東路居住，由此在這裡一住十多年，直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換遷到士林區天母路（現為中山北路），自號「餘園」的大宅，直至以終。天母大宅屋就是他小兒媳程伶輝眼中那座「氣派輝煌的大宅院」。

蔣鼎文最後一次回到諸暨老家，說法不一，多數人回憶約是一九九四年四月間。他在蔣氏祠堂前，首先向列祖列宗致祭，然後與村裡的近鄰鄉親講話，勸導年輕人不要再從軍當兵，而要讀書向工礦業方向發展，要學點手藝和技能。當時有位輩分較高的族人詢問他：「銘三，你說年紀輕的人學行當，像伢這種五六十歲的人，沒辦法了。你的學堂田，好不好弄幾丘田給伢種種。」蔣鼎文

對此已有準備，眾人散去後，他把年高望重的幾位長輩叫到他先父的「朗公紀念廳」內，然後對他們說：「你們幾家，原所種我家的私產田，今天我在父親遺像前鄭重宣佈，自種自收，不要再交田租了。」

他又寫信給他的堂兄蔣汝美。他的堂兄一邊拿著蔣鼎文的來信，一邊大聲對蔣鼎文家的帳房先生黃茂福說：「銘三是在發瘋了，信上對我說，如果有欠債，快點把田賣掉還債，自家留點口糧田種種就行了，其餘的田要全部送給人家種。」

蔣鼎文當然清楚他們的路已走不下去了，可是鄉下的地主老財怎麼能理解這一點呢？

那次回家盤桓，他或知是永遠告別，帶著依依難捨、無法言明的心情，臨走時留下了一句愴然淒切的話語：「此後以天為蓋，以地為被，不知葬身何所！」

到達臺灣後，蔣鼎文的實職初是國軍東南區點編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又以高等軍事法庭庭長的身分審訊判決了吳石、陳寶倉等中共地下黨員的間諜案，又親自將昔日夥伴陳儀、吳石送上了斷頭臺。

此後，他在臺灣的任職是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委員及歷任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國民大會在臺灣召開，蔣鼎文作為帶頭人之一，推請蔣介石「復行總統視事」，至次年三月，蔣介石恢復總統之職，同時連袂推動罷免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事實上已無法理存在的李宗仁副總統之職位。

蔣鼎文清楚，上述這些職位的安排，無非是對他生平功績的略略安慰，故而他把不少精力花在與人合辦的「美亞鋼管公司」上。因公司具體事務由其弟弟蔣鼎五打理，在公司搭起架子後，他就

不大過問了。

思鄉，是蔣鼎文這位鄉情特濃的人始終解不開的情結，除了發起組織諸暨同鄉會，談談家鄉往事以外，有時四顧茫然，寂寞難耐，他一個人亦無從排解。據說，有一次他南遊下榻水庫畔，鄉情陣陣襲來，輾轉反側，乃在半夜披衣至水庫岸旁，在更深明月下躑躅徘徊，久久不去，這異常之舉引起值勤哨兵注意，便上前溫語勸阻：「長官，人生財權，生死不帶，留得青山，不怕沒柴啊。」蔣鼎文知他誤解了，笑而答謝後回室就寢。

當然，像他們這種浸淫軍政多年的軍人，時時刻刻還想著反攻大陸之事，蔣鼎文與胡宗南時常討論國是。對此胡宗南夫人有文記述：我們到他們家，小孩們玩得很高興，「然在國家處境如此艱困之時，兩位英雄人物愛國憂時之心也是很沉重的，有時師弟倆坐在那裡談論國事，一談就談上兩小時」¹。他們是清楚現實的，但又是有所希冀的，這種惆悵、落寞的心情自是外人難以體會。

然而兩岸的強弱差距越來越大，國際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此長彼消，真正給蔣鼎文心理致命一擊的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那一天，當得知連美國也無法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這個國際大家庭時，蔣鼎文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他知道中華民國已喪元本。

那天晚上蔣鼎文久久不能入眠，直至金雞報曉，他依然呆坐無語，毫無睡意，這下驚嚇了夫人蔡文媛。蔣鼎文竟不察覺夫人也陪侍在側，忙拉起她的手，試圖掩飾：「我因病沒有睡意，你若不睡，由此惹病，豈非更增我不安。」多年的夫妻，焉能不知對方心中真正所慮，於是兩人四目相對，

¹ 葉霞翟：《敬悼銘公上將》，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第九七頁。

老淚縱橫，再也不能自己。

此刻他們澈底明白，此生已「復國」無望。只能傾聽海水拍打，遙望彼岸了。

在這之前，還有一樁事讓蔣鼎文頗感不快。事情是這樣的，因蔣鼎文患有老年性白內障，至一九五八年越來越嚴重，視力受到極大影響。經臺灣眼科醫生告知，日本醫院治療效果較好，蔣鼎文乃向蔣介石提出赴日醫治申請，可蔣介石搪塞敷衍，遲遲不予批准放行。蔣鼎文跟蔣多年，明白他生性多疑，而隨著年齡的加大，再加朝野之中不該發生的事不斷發生，以至疑心毛病越來越重。自李宗仁在美國提出解決臺灣問題建議後，中共對臺統戰工作力度越發加大，臺灣當局的神經也越繃越緊，蔣介石可能也擔心蔣鼎文會否輾轉日本投向大陸，話當然不會明說，然蔣鼎文還是感覺到了。

於是蔣鼎文主動上蔣府剖白：「委員長，您放心，我蔣鼎文生生死死跟您在一起，我不做貳臣，即使死也死在臺灣，決不會去大陸投向共產黨的。」蔣介石大概不好意思了，同意蔣鼎文由夫人蔡文援陪伴前往日本，並可根據病情需要來決定居住時間長短。一九五九年一月，蔣鼎文成行。但日本醫生會診後不主張手術，而是採取保守療法，所以蔣鼎文在日本治療眼疾時間長達半年。

一九七〇年六月，蔣鼎文身體突感不適，住在榮民總醫院，查後未有大礙。當得知同鄉原子科學家鄺堃厚中將亦住院診治肺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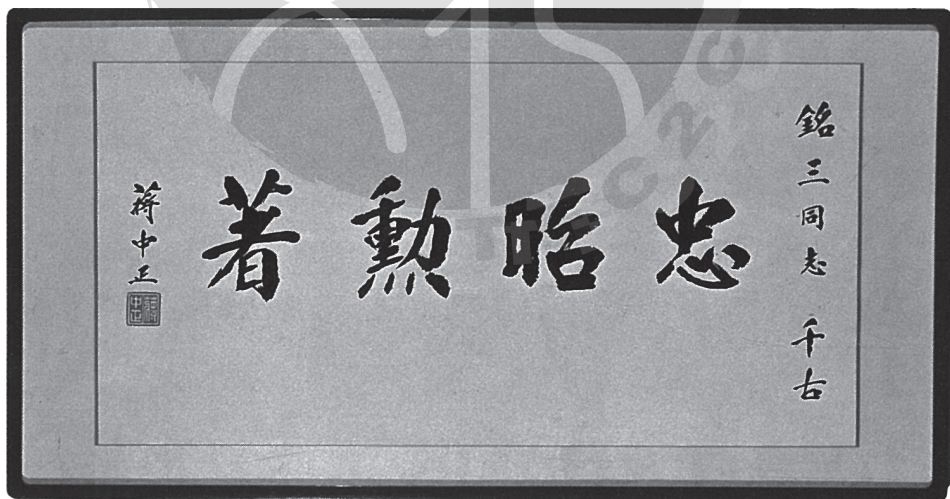
蔣鼎文遺像

蔣鼎文即往病室探訪，兩位老人相見，言談至深，百感交集，竟無法自控，相擁痛哭。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蔣鼎文感冒嚴重，即於十七日進入榮民醫院診治，診斷為急性肺炎。如換常人，這種病本無問題，然蔣鼎文就不同了，因為近五十年前，在棉湖戰役受到重傷，其一葉肺失去作用，如今舊傷復發，再加年老體衰，另一葉已不復支撐，病情頓時告急。蔣介石其時亦住院養病，得知後，急忙命醫院全力救治，又將他病房裡的從美國進口的急救「呼吸機」（全臺灣其時只有一臺）送到蔣鼎文病室急用；蔣經國等軍政大員聞訊趕至探視。然仍回天乏術，終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下午四時許離世。

蔣鼎文在神志清醒時告知其夫人和子女，他的墓地要面對大陸，須「朝向西北」。不難想見，他要始終看著西北方向的浙江諸暨故鄉，這與于右任先生的「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真有異聲同心之意。

國民黨當局為其舉行備極哀榮的葬禮儀式，蔣介石病體支離，無法出門，乃題寫了「忠昭勲著」的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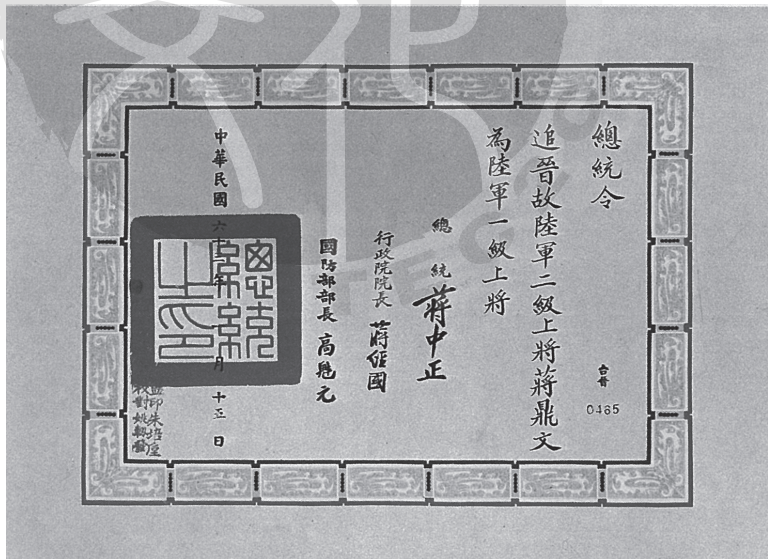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一月蔣中正宋蔣鼎文匾額

帳，與宋美齡一起送了花圈；蔣介石、蔣經國連署頒發旌忠狀，旌忠狀謂蔣鼎文「積勞病故，忠貞為國，殊堪旌揚，特頒此狀，永垂式範」。並聯名發佈「總統令」：「追晉故陸軍二級上將蔣鼎文為陸軍一級上將」。

蔣介石、蔣經國又在三月聯名頒發另一「總統令」，內容如下：

總統府國策顧問、陸軍一級上將蔣鼎文，資質厚重，局度寬宏，戰陣有功，早膺重寄。歷任抗日軍右翼總指揮、剿匪軍東路總司令、駐閩綏靖主任、西安行營主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第十及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等職，並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綜其生平，討賊攘寇，為國宣勞，兼領封疆，靖恭勤政，而危難之時，忠勇尤著。茲聞病逝，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勳勞之至意。

蔣鼎文還在世時，臺灣史書評述：「蔣鼎文在國民革命軍戰史中保有勇敢善戰的紀錄，但比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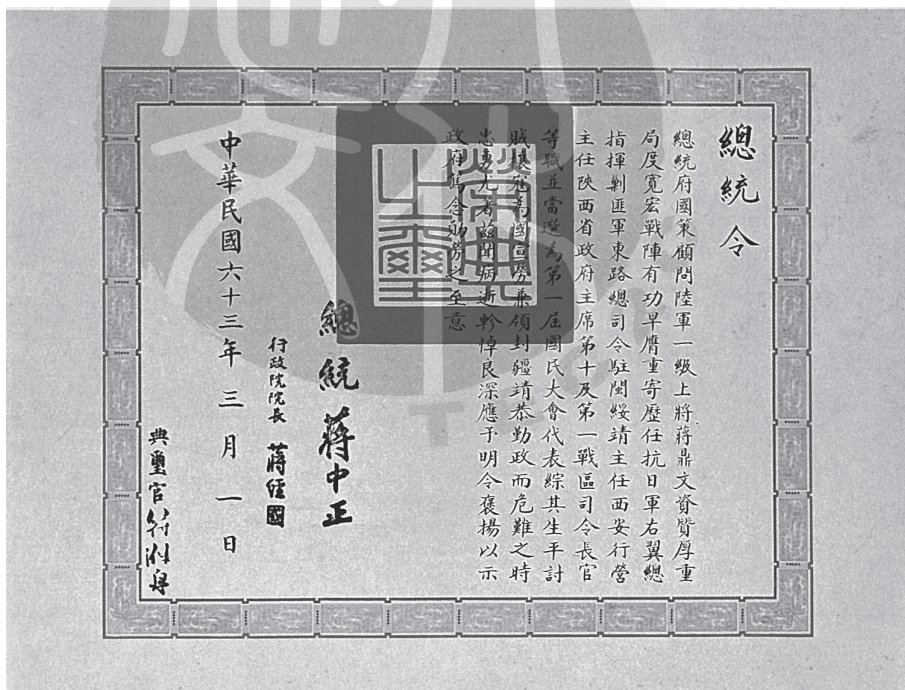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一月蔣中正發布命令，追晉蔣鼎文為一級上將

更重要的是在其生平行事中有兩件大事（中山艦事件和西安事變），直接影響於中華民國歷史發展的方向。」¹

蔣鼎文的葬禮儀式在十六日舉行，由顧祝同主持，副總統嚴家淦、行政院長蔣經國及張群、何應欽、倪文亞、谷正綱、鄭彥棻、高魁元、黃少谷、賴名湯、宋長志、黃季陸、余井塘、尹俊、鄭為元、馮啟聰、余漢謀、劉玉璋、石覺、黃杰、劉安祺、蔣緯國等數百臺灣黨政軍大員出席，三軍儀仗隊奏哀樂。尤蔣緯國在蔣鼎文遺體前長跪不起，失聲慟哭，全場為之動容。蓋蔣緯國在西北這段時間是蔣鼎文傾心照拂，其後亦然。蔣緯國常說：蔣長官對他的關照是無私的。蔣鼎文

1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蔣鼎文》，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第四冊第一七五頁。



一九七四年三月蔣中正、蔣經國聯名頒發的總統令

墓葬於臺北陽明山第一公墓，墓的方向遵其遺囑：「朝向西北」。臺灣各大媒體對蔣鼎文去世及葬禮均發表新聞報導。

在「三鼎甲」中，先他離去的是劉峙，後他離去的是顧祝同。

在「五虎上將」中，先他離去的是衛立煌、陳誠、劉峙，後他離去的為顧祝同。

在「八大金剛」中，蔣鼎文是第五位逝世，先他離去的有陳誠、張治中、劉峙、陳繼承，後他離去的為錢大鈞、顧祝同、何應欽。

蔣鼎文的人生在七十九周歲（八十虛歲）那年畫上句號。



蔣經國在蔣鼎文葬禮上致祭